

廿三歲很老

伍淑賢

幾歲算年輕？幾歲算老？撇除個人的主觀感受，每個時代的標準都不一樣。《紅樓夢》裡，尤氏說：自己和老公都是奔四十歲的人了，男女的事不好意思再講了。嘴裡說自己年輕，語氣卻很老，其實不過三十多。

人見人愛蔡老師

蘇嘉熹

人人尊稱他「蔡老師」，我卻大膽稱「蔡伯伯」。二十年前初次認識他時，只道這位白髮長者，笑容滿面，和藹可親，就像家裡的長輩般親切。

很久以前，在報上看到一篇《玫瑰有刺》的短文，其意是以玫瑰比喻愛情，懂得摘的人便不會被刺到；反之，每被刺到出血。這個比喻不算深奧，但饒有深意，值得在愛情路上的男女細細思考。

玫瑰與紅豆

黃仲鳴

日前在書肆購得胡文輝的《廣風月談》(廣州：花城出版社，二〇一一年八月)，其中有篇《玫瑰與紅豆》，將兩者的寓意說得很精妙。他說：「玫瑰是現代的，西方的，紅豆是古典的，中國的。」

琴台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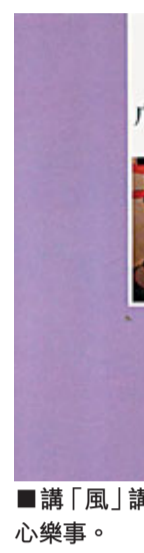
黃仲鳴

還有夢露式的未露？在《遙想「花花公子」》一文中，胡文輝指《花公子》在六十年代成為「雜誌史上難以逾越的神話」，端在那時度裸女並非如一些港版色情雜誌

廣風月談

胡文輝

「紅豆」的愛情觀，男士追求女士，有的是送玫瑰，誰會送一粒紅豆？《廣風月談》是由一篇篇的短文組成，輯一是一談男女間情事，內容卻非下三濫。胡文輝的「口味」，不喜赤裸裸，而是含蓄的美。他便寧願選擇「紅豆」，而非「玫瑰」；又如《談夢露的露》，胡文輝說：



講「風」講「月」，讀之賞心樂事。

飲食北京



涮羊肉是永遠的「大眾情人」。網上圖片

一進去就被煎豆腐味道熏得差點窒息，真正的安徽人卻吃得特別香。品嚐風味菜的一個好去處，就是駐京辦，那兒的下屬餐廳鄉土味最為正宗。

吃在北京人心中是什麼位置？以前很多人羞於談吃，怕被人說成是庸俗的小市民；現在對美味津津樂道，卻顯示你熱愛生活。即使下不起館子，也能從互聯網以及朋友那兒學到各類烹調技藝。

過去聲稱不愛做飯的北京女人，還能被說成是「愛嬌」或是「事業型」；現在不會做飯，女性的魅力就打折一半；連自己的胃都不捨自力更生去搞勞，又如何懂得生活之美呢？

但見到處紅赤赤一堆剩殼。後來媒體調查披露了小龍蝦的養殖黑幕，以蘆街為首的小龍蝦陣營便全軍覆沒，改成麻辣鴨脖了。再後來流行喝粥，各類粥城招牌鋪天蓋地，粥城成為低調交際場所。

北京越是高檔的餐廳，往往越吃的是面子，味道倒在其次；反正那種地方多半都是公款簽單，吃的就是個「貴」。去七彩雲南、順峰、俏江南等以「貴」知名的餐廳，公關意義經常比吃飯本身更重要。

新老「北漂」們想吃家鄉菜，就得有閒工夫有閒錢，不倦地尋尋覓覓。一安徽朋友稱找到一處正宗安徽菜，受邀者鑽到某商城位於地下的安徽餐廳，

一提到吃，北京人的優越感就虛無縹緲了。連東北人都會一臉不屑地說：你們不就是饅頭加醬豆腐嗎？讓愛吃這一口兒的北京人面帶羞愧。

當很多年輕人吃牛奶咖啡麵包水果的早餐時，中年以上的北京人卻依然愛饅頭稀粥。每天清晨，把醬豆腐暗紅的糊塗在鬆軟的饅頭上，就著一碗熱熱的小米南瓜粥，便能讓胃妥貼不已。

我的父母上世紀50年代從閩南來到北京，我只能算二代北京人，與豆汁、炒肝等沒啥深厚感情，只知道那是舊社會洋車夫聊以果腹之物。當年我捧起兩毛一碗糊糊的炒肝，吃兩口就難以下嚥。

從小我習慣就著煎得脆脆的鹹帶魚喝紅薯稀飯，那是典型的閩南窮人伙食。我家還常用生蠔與蚶子煮粥，感覺味道鮮美無比。父母不愛吃饅頭，大米匱乏的時代，有機會吃米飯就視為美食。

有價無市

思旋

冷空氣襲港，寒風令人瑟瑟心寒。在中環上班路上，看到多名長者手中拿著為某長者協會籌款的獎券向途人推銷，手在顫抖，此情此景令我十分難過。

談到「詩」詩作中的意味，他引用中國北宋詩學理論家解釋，觀觀一時未能解，我據他手上的古漢語原文，即時場「語譯」為現代白話解釋。我由此想及中國新詩的相關問題，希望有機會再能細論。

皇崗口岸

吳康民

港深邊境的皇崗口岸，近日忽改出境車輪行車線。害得我由廣州趕回香港，車子走錯了路，得繞一個大圈，才到港出境口岸。

十一月廿五日，到灣仔藝書店參加了由謝曉虹主辦的「《字花》和藝協協辦的「愛荷華」香港：黃昏詩歌」詩歌座談，曾參加愛荷華作家工作坊，並曾赴日本深造的美國青年詩人Jesse S.到了香港，謝曉虹邀請了幾位香港詩人與他進行交流對談，各人都準備了些已有英語翻譯的舊作，方便展開討論。

文化環境的建設

陳智德

十一月廿五日，到灣仔藝書店參加了由謝曉虹主辦的「《字花》和藝協協辦的「愛荷華」香港：黃昏詩歌」詩歌座談，曾參加愛荷華作家工作坊，並曾赴日本深造的美國青年詩人Jesse S.到了香港，謝曉虹邀請了幾位香港詩人與他進行交流對談，各人都準備了些已有英語翻譯的舊作，方便展開討論。

房地產與金融市場的信心一旦失去，很難在短期內好轉。誰也不願見到經濟增長失速。這需要官民合作努力。市民歡迎政府施政時制宜，某些措施如「額外印花稅」檢討和放寬按揭其時也。最近曾與香港華資銀行家交談，他坦言當香港華資特別是小銀行經營十分困難。港元頭寸緊，多被房地產「套牢」，別以為樓價並沒有大跌，但卻是「有價無市」。一旦風浪來，難免如骨牌倒。

與載人線涇渭分明，不可混淆。但載人線車極極，根本擠不過去，而且「打尖」非我所願。我說，我們年事已高，我曾是全國人大代表，這等小事，是否可通融一下。她說不行，最後商量的結果是允許「打尖」。因為該處根本無法掉頭，只能前進，不得後退。後來她又來說，你既曾是全國人大代表，可去貴賓通道，便指我們轉去空無一車的貴賓線。